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一百九十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_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_臣湯汝梅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一百九十四

藝文

十三

碑碣四

後唐

招討使李存進墓碑

呂夢奇

原夫古先哲王必有良輔時清則論至道以經邦和陰陽而均造化柱石王室使不顛不危世亂則運沈機而料敵廓烟塵而掃蕪穢蕃屏皇家俾可遠可大故有書

汗簡勒金石皆紀其功德及於社稷生靈者公諱存進
字光嗣本姓孫氏樂安人也武子之後歷世守職邊土
因以家焉曾祖巖振武節度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祖金紫光祿大夫守勝州
刺史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父佺振武節度都押
衙左校練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
大夫上柱國公業紹箕裘力便弓馬入蛟橋而振舉蹕
虎穴以知名氣直如弦心堅比鐵獻祖文皇帝龍潛朔

野豹隱雲中常以麋虜為心平戎是務以公早精劍術
素熟兵機肘腋之間爪牙為任時或手持雙戟腰屬兩
鞬營開而紫塞風清戰罷而金浪耀日太祖武皇帝嗣
承丕構致力中原屬以天步多艱王室如燬枕戈求敵
奮劍遙征平大寇而復九重戮叛臣而清三輔以公生
知武畧早立戰功委以轄鈴頗著勞勩尋補節度押衙
左廂衙隊威雄第一院副兵馬使奏受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上柱國大順元年遷殿中

侍御史景福二年五月太祖武皇帝以公性稟淳和言
無矯飾勇能排難忠不病國錫以姓名同之骨肉榮連
戚屬光生將門永依盤石之安終賴維城之固尋補充
右廂義兒第一院軍使除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
祭酒兼御史大夫乾寧二年十月除授檢校左散騎常
侍光化二年二月授右廂行營馬步虞候三年正月兼
授鴈門以北都知兵馬使永安軍使兼守禦都指揮使
五月權知汾州軍州事守禦都指揮使四年四月轉充

右廂衙隊都知兵馬使公以累立戰勲繼承天澤勤王
在念報主為心夙夜在公風雨如晦至天復元年四月
除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
國二年三月除授檢校兵部尚書十月加授檢校尚書
左僕射三年八月轉左廂衙隊都知兵馬使兼左廂行
營馬步都虞候天復三年正月奉命權知石州軍州事
時以慈隰州未歸西南為患委之守郡志在安邊公乃
和以養兵仁而撫俗輕其徭役勸以耕農惇蔭者遂生

逋竄者復業遠來近悅老安少懷五穀有年一方無事
百姓以為召父復出杜母再生洎今光孝皇帝初受顧
命之年以公舊臣先老委以腹心送往事居慎終如始
尋以家讐未雪國患已深四方每協於經營中土尚稽
於平定知公謀堪出將相有封侯必當多難之秋能立
盡忠之節五年正月制授檢校司空使持節石州諸軍
事守石州刺史七年十月轉充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八
年十二月轉授權行營蕃漢馬步都虞候尋以偽梁大

舉亮鋒僭據深冀正定告倒懸之急并汾興仗順之師
主上以公久戰多謀雄名制敵俾之扈從同救險危十
萬克徒一陣席卷九年正月奉命再知汾州軍州事四
月制加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十二月授西南行營招討
都指揮使十一年三月收下慈州秋毫不犯百姓復業
三農以時制授慈州刺史民歌其化如離石焉十二月
奉命權知沁州軍州事五月正授諸道行營蕃漢馬步
使時以魏人久厭偽庭咸思真主烽烟相屬星使交馳

迎我鸞輿以救塗炭洎主上駐蹕在鄴以編部未肅都人未安親征常令預備將委權畧罕得其人以公夙著廉勤素有威望九月補天雄軍都部署巡檢使行營蕃漢馬步使仍舊公稟命益恭守法益謹嚴以理下檢以約身犯者必誅惡者自息強豪貴勢聞之凜然偽將劉鄩在莘縣日與主上對壘經年時公在都城每協嚴備有日私謂人曰此賊固險不戰必有多謀俾於南門多排弓弩以待之其夜果有劉鄩賊黨偏攻都城南門弓

弩齊發死傷者甚衆遂令單騎潛報聖上初收陽留鎮
以為將取中原先通古渡防邊固圉非公不可尋留公
在鎮守禦公以岸濶舟遲城孤兵少強敵在近奔衝是
虞乃浚彼壕隍增其樓堞力未罷果有大寇攻城內備
既堅羣盜尋退十五年冬隨駕至胡柳陂大破汴寇迴
十六年三月制授單于安北都護御史大夫充振武節
度麟勝朔等州觀察處置營田押蕃漢等使時駕幸德
勝寨上以大寇未平黃河是阻貔貅往復舟楫為勞一

出義師數日方濟公乃埋大木於兩岸貫輕舟於中河
建作浮橋以過銳旅力排巨浪斷截洪流扼彼咽喉壯
我襟帶遂使六軍萬馬朝出暮還動若疾雷履如平地
十七年二月主上賞公之功就加特進檢校太保仍賜
御衣鞍馬金銀器物綾羅錦綵等三月授天雄軍馬步
都指揮使行營蕃漢馬步使仍舊十九年正月主上以
契丹犯境鑾駕親征以公計出萬全謀深九拒留公河
次以禦奸克果偽將段某領兵攻打德勝寨公乃夜警

晨出關內備三軍戮力萬人一心洎主凱還寇孽夜遁
二月以公之功加特進檢校太傅隴西郡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當年鎮州有不令之臣張文禮弑其主而據其
位潛通梁苑默構契丹背我聖恩恣彼克德主上以北
門猶梗中國未寧憤為患於腹心志先平其巢穴王師
繼發廟算頻施殺戮雖多攻取未下以公聞風料敵嗅
土知兵尋付睿謀俾就攻討四月授北面行營都招討
使公奉辭伐罪固敵是求乃仗鉞而行鑿門而出戈矛

雪塋甲騎雲飛發振地之威聲勁踰漳水布連天之殺
氣直渡濬川增其嚴營對彼孤壘料於旬日以下危城
無何伏雞搏狸乳犬噬虎我師未列彼陣先成公乃獨
領親軍迎鋒力戰王師捷唯公乘勝深入為流矢所中
身終於陣享年六十八於戲功已垂成命不相待陳安
既往遠傳國士之名卞壺不迴永盡忠臣之節扶傾柱
折濟險舟沈天子聞之輟朝百姓聞之罷市夫生受國
恩歿於王事大丈夫之終也同光二年冬十月贈大尉

以十一月八日葬於太原縣大夏鄉鄭村東原禮也夫人彭城劉氏聞師立德約禮成規夫人渤海金氏素稟全儀生知懿範柔順同符乎坤道賢和共垂於家風有子七人長曰漢韶河東節度押衙都牢城使兼右廂五院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久讀兵書頗精師律謙恭接下廉謹立身戰勝而口不言功任重而心益為懼仁孝既聞於鄉里忠勤復表於旂常蘊茲全才以回都邑次曰漢威河東節度

押衙安國軍馬步軍副指揮使都牢城使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玉堂演衛金櫃
傳符亟揚破敵之功深得將兵之妙次曰漢殷前振武
節度押衙沿河五陣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素蘊直誠早抱雄節飾身以
文武之道交人以忠信之心次曰漢鄆河東節度隨衙
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
孝敬因心忠直成性交遊不離言行相符次曰漢筠前

振武節度單于安北都護府司馬罷度縱橫識畧孤遠
耽書求道處約持謙樂勝廊廟先人後已次曰祿兒語
多穎悟似有神通適當懷橘之年自立成人之智次曰
歡兒神彩疏通骨氣清秀對日之年未逮摩天之勢已
高可謂荀氏八龍賈生三虎併生於德門者也夢奇舊
忝故總管令公幕下十五年常在征行與公同處營寨
熟公之知眷見公之行事諸子弟不以虛薄請染朱毫
敢竭荒蕪寶叙銘勒庶比夫燕然立碣峴首豐碑復旌

上將之勲再墮行人之淚其銘曰五嶽降靈四瀆騰精

雄才英傑為師為生舟以濟險柱以扶傾手撥禍亂力

致昇平其一婉畫頻施嘉謀屢協德懋九歌寵深三接續

派天潢連芳玉葉出則奉辭入必獻德其二量深謀遠才

高器孤強皇義勇倜儻雄圖臂上繁弱腰間轆轤聲馳

絕塞勢懾羣胡其三經以斯文緯以我武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名高若廬力大如虎鐵石一心魚水三主其四離石

作牧西南之戎威以風行惠以雲布直者必舉枉者必

措俗稱二天人歌五袴

其

化行四郡恩被百姓吏守公

平獄無冤橫水壺之瑩水鏡之淨善人為邦室家相慶

六其得位為太守之為難經巡務重制斷事繁威而不猛

嚴而不殘奸邪氣懾豪右心寒

其

楊留初下渡口是防

百樓備險九拒謀長城高如金壕浚如湯摧敵叛寇拓

土開疆

其

天子恩深將軍戰苦仗節擁麾分茅列土作

鎮單于以扼窮虜書錦而行不獨前古

其

九曲連天隔

彼寇黨白浪崩騰洪流滉漾造舟為梁誰云河廣謀而

後行利有攸往

其十

闕五

烟塵未滅力戰酬恩歿而後已

其十

桓桓上將弼我元后馮坐大樹周居細柳忠不負

名勇不期壽天長地長勲庸不朽

其十

宋

新修女媧廟碑銘

裴麗澤

臣聞義帝之先大樸未散太古已降淳風尚扇玄黃之極雖設高卑之義孰分及乎大道喪而庶類生聖人作而萬物覩指龜文而畫卦以龍圖而紀官乃服衣裳始

有文字由是君臣之道漸著仁義之風聿興既生蒸民
必有司牧聖人間出實惟媯皇按帝王世紀云女媯氏
風姓也當火化之初以木德而王象日月以明臨照肇
嫁娶以序人倫分定九州自我而始變化萬物非聖而
何天有闕於是煉石以補之地有傾於是斷鰲以立之
故得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萬世之下仰之如神明嘻非
天之精地之英上古之粹靈曷能若是哉今我應天廣
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撫天下也功業冠乎

邃古睿聖通於神明祥瑞荐臻嚮應交感八方魑魅指
夏鼎以姦銷萬里氛霾蒙堯日而永釋甲子歲三川未
格合雲馳如雨之師辛未春五嶺不庭偃草問苞茅之
罪靡逾數稔連平兩邦括地二百州拓土數萬里戴斗
戴日之野皆入提封太平太蒙之人盡為臣妾莫不跼
金門而請吏駕鐵轂以獻琛譯有外夷貢無虛日皇帝
尚或日慎一日雖休勿休以為受命上玄庇民下土弗
矜弗伐惟將百姓為心無怠無荒故使九功惟叙嘗謂

侍臣曰朕以道涖四海思臨萬邦非先王之德教不敢行非先王之謨訓不敢道念風雨之威若而災害之不生感於神明告於天地嘗展奉先之義伸報本之誠升中泰壇昭事上帝當百神之受職俾無文而咸秩因思前代帝王嘗牧黎庶居萬人之上為一代之君盛德神功民到於今受其賜者豈可千載之下寂寥無聞景象相傳盼蠻如在乃詔諸郡縣應境內有先代帝王陵寢之處俾建祠廟使四時享祭庶百姓祈福焉乃於平陽

故都得女媧之原廟命中使董事有司揆功選良材召
大匠以堅易脆去故就新鬱鬱之松難藏澗底巖巖之
石盡出他山上棟下宇以如裁左礪右平而若畫一日
爰葺千室俄成長廊窈窕以凌風大厦峻嶒而拂漢南
北百丈東西九筵霧罩簷楹香飛戶牖虬負擔以欲動
馬承阿而若馳金碧相輝丹青平映既嚴且肅不矜而
莊神寢載新廟貌如故成一時之輪奐壯萬古之威靈
若非我后事天明事地察神道設教孝治天下布無為

之化施不測之功行前王不行之恩成近代難成之事
化孚區外澤滲地中與夫漢武帝起通天之臺惟求羽
化陳後主造迎春之閣止事荒遊商榷聖宮何啻九牛
毛之遠矣微臣不佞奉詔為文曾無磊落之才曷叙香
冥之德凌兢進牘謹為銘曰二儀初剖四維未張大樸
闕闕元氣煌煌洎服暉於四大孰權輿於百王伏羲已
降寶維媧皇始造琴瑟始製笙簧以調天地以和陰陽
煉石補天兮神功莫測斷鰲立極兮聖德寧量我后撫

運妙用無方事天地以明察薦鬼神以馨香言念前代
聖帝明王曾無廟貌空載縑緗俾特新於祠宇用永薦
於烝嘗祠既崇兮盼蠻交感神有知兮報應昭彰享_並
潔兮千年萬歲福蒸黎兮地久天長開寶六年歲次辛
酉十一月十六日勅建

新修成湯廟碑銘

李瑩

天不以大寶鍾於湯則愆亢之災孰為恤湯不以至仁
救其弊則盛明之道孰為彰早者天之數也仁者湯之

行也數既有時雖大聖而不可挽行有於已雖上天而不可違則知旱不作無以施湯之仁仁不施無以救時之旱華夷萬國嗷嗷咸迫於焦勞寒暑七年擾擾終逃於殄絕者則湯大有造於天下也是知宣湯之德祛民之戾歷古而下其功不忘嗚呼天能覆也而不能載地能載也而不能覆苟覆載之一闕顧人物以何依此即道在相須理由共濟者其如較湯之功量民之賜斯所謂全其覆載之惠廣於天地之能者乎加之五反求賢

八遷定國祝其綢澤流於禽獸把其鉞功革於淫荒則
比大樂一時之災捍一方之患登吾祀典忝我國章者
安可同年而語哉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
皇帝之有天下也比女媧之鍊五色以正上玄賴文命
之成四載以寧下土昔者否運相繼英風不興四疆侵
割以弗還六府耗竭而奚有我后投袂而起按劍不平
南指荆衡越重湖而靡煩一葦西顧巴蜀闢三峽而何
假五丁并汾暫駕而頓空交廣長驅而大定掃蕩之速

開闢無傳既而武功成文德備千官翼以揚職萬國熙
而樂天端冕凝旒於以示華夏之無事豐財利用於以
示富庶之有程載還淳風允屬丕運然後舉墜典沛豐
恩鑑盛德於前王啓嚴祠於舊國尊帝者之制殫梓人
之功土木所興奢儉成式而復備衣冠之數於以見車
服以庸定牲牢之秩於以見祭祀不絕非獨振輝華於
萬古展豐潔於百王表蒸民之受賜俾後代以知勸仍
揭貞石克揚英規聖人有成夏古無對臣也位忝烏府

學謝鴻都振朝野之宏綱已非稱職紀皇王之能事尤
匪當仁徒奉綸言強抽秘思庶使禁其樵採何勞枯太
戊之桑享以盤盂不假負阿衡之鼎謹為銘曰把鉞而
麾天下服其威負鼎而至天下知其歸惟湯之舉烝民
所依爰歷千古宛然清輝剪髮而祀天下受其賜解網
而祝天下知其惠惟湯之理烝民攸乂爰歷千古焯有
餘美湯之舉也既如彼湯之理也又如此乃較功庸實
逾天地今我后舉豐恩修盛禮棟宇門闥於是乎啟牲

牢衮冕於是乎備今古遺典皇王能事仍勒貞石俾光
來裔昔如是今如是天長地久兮何言哉有以見表明
王而旌聖帝

重修北嶽廟碑銘

王禹偁

臣聞元氣胚渾結而為山嶽幽靈盱饗降而為神祇矧
乎地屬陰方位居水德於八卦在坎於四時為冬固陰
沍寒萬物之所藏伏早生晚熟五穀之所蕃滋帝堯開
唐國之封大禹奠冀州之域厥有巨鎮茲惟恒山却鴈

塞以標雄壓龍荒而挺秀天官畫野勢當昂畢之星易
象流形名叶雷風之兆下乾坤軸高摩斗魁土俗粹靈
登神仙者七十戶歲時祈禱置禱祝者九千人藏簡子
之寶符產昌容之蓬萊足凍長城之窟影連大漠之墟
積厚窮陰出雲見怪雪霜風雨攢施及物之功秦華嵩
衡共揭參天之勢亘是陰陽孰無主張洪惟岳神受命
上帝代南趙北我實主之福善禍淫人皆仰止名載乎
祀典德加乎生民視秩於公遵周制也列爵為王肇唐

室也既奉時祀亦禳天災凡水旱癘疫之祲舉玉帛牲
牷之事必有昭報誕符至誠歷代奉之其來尚矣我法
天崇道皇帝之撫運也天祚明德民懷有仁括禹畫於
無垠化堯封於比屋雕題儋耳駢羅入王會之圖傑休
兜離沸渭雜宮懸之曲文德麗星辰之象武功彰雷電
之威宋文帝之讀書則七行俱下周武王之振旅則一
戎以安然猶焦勞克已宵旰臨民每戰戰兢兢念原原
本本師虞舜之無怠法文王之猶勤至若廷掖椒房儉

約中度離宮別館行幸殊稀隆冬御裘則念高年之無
褐於是乎有綰帛之賜當暑操扇則軫下獄之非辜於是
乎有縲紲之恩非蒐苗獮狩之時無馳騁畋獵之事
非朝會燕饗之日無金石絲竹之音歲出御題親考貢
籍拔造士之秀也日坐便殿躬覽庶政達窮民之情也
向者恒文告差御端門而引咎故一夕而孳孽沈宋景
之退熒惑也大旱作沴貶常膳而責躬故崇朝而霖雨
降湯王之禱桑林也哲后之罪已也既如彼上玄之祐

善也又如此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語所
謂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其是之謂乎不然何寅畏天
命艱難王業若斯之甚耶于是庶政交修百神蠲潔嚴
祭祀而為人祈福行政令而先天弗違菲飲食而厚牲
醪天神地祇饗至誠之薦卑宮室而崇廟貌名山大川
啓必葺之祠豈比夫禋於六宗未洽禮神之義祀於五
時但萌邀福之心墜典無文我能具舉矧茲陰岳固有
徽章華袞珠旒受王者之冊禮大牢鉅鬯命守臣而行

事下建玄冥之宅旁臨黑帝之居因道武之基局舊推

宏壯麗

闕二字

之珪璧素彰神異祠祀之盛莫之與京然

而運有汚隆時有興廢雖無方之體奚往不通而有像
之軀未逃其數先是匈奴之犯塞也來詣祀宇卜其吉
凶不從猾夏之心遂縱燎原之火殊不知天惟輔德神
寶依人乏祀虐民自作敗亡之計彼曲我直坐觀盪覆
之期聖上猶示含容更期柔服戢天威而自守蓋民力
之是寬單于之火照甘泉豈傷文帝頡利之兵陳渭水

未累太宗亟命有司維新大壯烏臺御史持節而庀徒
黃門貴人鳩工而董事楸楠杞梓以雲集繩墨斧斤而
子來五材寶繁百堵皆作乃復堂殿於以儼像設之睟
容乃興廊廡於以列徒御之繪事門闕有翼階陛斯隆
繡栴雲楣互曜烟霞之色璇題藻井交含日月之光旌
旗衣服昭其文簋簋豆籩陳其數能事畢矣神功煥然
不憊揆日之期再聳凌雲之勢於是戒尸祝命使臣我
將落之神用至止願饗惟馨之奠永安不測之靈三獻

具而禮成八音和而神降溪雲拂楹如絳節以翻空山
溜垂簷誤鳴珂之振響介爾繁祉庇吾邊民況獷俗之
未平冀陰兵而助順或示之禍福革彼豺狼之心或鼓
以雷霆勦其犬羊之類然後雨我禾黍潔爾粢盛鑄農
器而毀戈鋌存興多稼耕邊田而飽士卒永樂豐年況
今將相叶謀人神共志豈使韓昌張猛刑白馬而登東
山將令去病衛青取金人而踰北海何往不利何謀不
臧尚思韓絳之言更鑒王惺之策安民和衆契天地以

為心舍垢匿瑕諒神明之降鑒佇靈臺之偃栢備法駕
以省方千年南面之尊永知高枕十月北巡之禮盡舉
彝章輯五瑞於公侯問百年之耆艾燔柴奠玉如西岳
之禮容陳詩觀風察北方之哀樂聲名文物以咸備律
度量衡而必同升中於絕巘之前肆覲於重巒之下起
白雲而表瑞何止岱宗呼萬歲以效靈豈惟嵩岳而已
哉夫如是則封狼居而禪姑行但事窮兵臨瀚海而勒
燕然未為神武者也臣沐浴皇澤優遊紫垣請終軍之

纓非無壯節投班超之筆尚負明時慚非擲地之才有
玷他山之石謹為銘曰節彼恒山峻極於天崛起萬仞
生乎一卷摩空憂漢控趙排燕人皆仰止神或憑焉明
明岳神上帝所授不騫不崩可大可久其誰祭之皇宋
哲后其誰尸之中山器守秩視公兮爵為王金其几兮
玉其牀何以贈之兮赤帝斯皇何以處之兮峻宇雕牆
諒聰明兮無得喪維廟貌兮有興亡嗟晬容兮盪毀遇
醜虜兮猖狂物成敗兮有數神杳冥兮無方雖像設兮

云壞於精靈兮靡傷詔新斯廟表天驕之不道詔祠爾
神彰皇家之至仁天輔德兮我有慶鬼害盈兮胡無人
絕代馬之南牧揚和鑾兮北臨有效靈之雲物無出塞
之妖氛齊泰山兮等梁父並亭亭兮接云云飛英聲兮
騰茂實握乾符兮闡坤珍垂千齡兮萬祀永昭德於吾
君

汾陰二聖配饗碑銘

宋真宗

朕緬觀舊史歷覽前王莫不事天明事地察以明察之

志格天地之休在乎祇畏於神靈嚴恭於祭祀誠明昭
感墜典由是咸修祉福來同蒸民以之交泰乃知蕭鄉
之薦方嶽之巡禮莫大於茲文其可以闕矧復安貞之
理博厚之功竅以山川麗乎草木書云剛克乾健是承
易曰無疆資生攸在豈止屬事於北岳同禮於秦壇乎
睢上者汾水之曲巨河之濱故魏之國都舊晉之疆土
其俗富庶接秦雍之郊其民忠淳被虞夏之教地形詭
異神道依憑中斷洪流揭成高阜俯聯修壤崛起而崔

鬼下望平臯斗絕而盤鬱故得傳於簡策降厥禎祺漢
武採方邱之儀視泰時之制因茲告土祀乎坤元絳光
燭壇始彰厥應黃雲覆鼎復啟其祥是以百穀蕃滋本
枝茂盛綿載禩而雖久瞻兆域而尚存唐玄宗回輿於
洛京省方於冀野視靈場之未泯思多稼之能祈潔粢
豐盛親享者再至景風甘雨大有者累年斯又精意咸
通珍符丕顯既琬琰之斯刻亦棟宇之雲興國家眷命
俯臨丕基肇建太祖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宏功大

孝皇帝應天意順人心察璿璣麾金鉞揖讓以開國征
伐以濟民天下書文自斯而一域中黎獻由是而蘇合
於上蒼佑乎率土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
廣孝皇帝承大統恢至神御羅圖調玉燭武戡定而不
殺文經緯而化成三代理型從茲而復四方風俗因此
而同醇化滂流丕功盡善顧惟眇質嗣守鴻猷雖曰繼
明未能燭理徒云涉道罔獲知方常用戰兢靡思逸豫
惟祖宗之積慶暨穹壤之降祥政得其宜人無其怨九

德咸事四表來賓中夏大寧聊存於尉候殊方一貫已
息於橐鞬予且何功神實垂佑曩者從溪望答秘文東
狩以觀民上封而紀號盛禮斯舉先志紹成陟配岱宗
孝思克展歸格藝祖慶賜方周內顧之懷彌深於若厲
盛德之事豈假於薦馨而蒲坂之民河東之守咸言坤
載茂育羣生實有方壇備存舊祉囊封奏御遐達於衆
情端冕接神期觀於巨禮眷惟寡昧何敢竊當始詔公
車俾從拒絕豈期庶尹復貢僉謀以為答昊天祈繁祉

后辟之職也蒸黎之願也止之則謙尊之德在於一人行之則紛委之禧集於兆姓念固辭而靡獲乃增惕而勉從由是發至誠告有位充於祀事畏乎儉而勿畏乎豐奉於朕躬戒乎繁而勿戒乎簡蓋以達精意非以振休聲上下克諧人神交暢役不愆素工靡告勞厥日惟良厥儀斯備臨遣上宰柴告於圜邱祇率百官裸將於清廟既而整羽衛駕車輿不喧不譁以涉乎夷路有嚴有翼爰屆乎名區用復揆靈辰具嘉薦惟精惟一以奉

乎必芬必躬必親如觀乎髣髴並配二后昭累盛之基
咸秩五方報嘉生之惠序圖籙遵介邱之規用犧牲若
北郊之度八成而來格三獻而肅祇乃命三公累石以
封信祝乃驅五輅執爵以謁嚴祠將達至虔豈循常典
誠恐行之不及罔有知而弗為既而考遺文頒渥澤朝
羣后撫庶民存問耆年觀覽舊俗加隆於先哲增重於
明神固不足慰來休之謠亦庶幾協時巡之典噫結繩
以降垂衣而王商周之前莫能縷述漢唐之際可得詳

言元鼎之隆開元之盛咸駐蹕於鄴上並奠玉於澤中
今予冲人踵茲盛則可以追美於二代交歡於三神唯
當竭寅畏之心增乾鞏之志事明祇而如在視默首而
如傷居安思危無忘於齋慄守成如始常冀於和平一
以繼慶靈一以達眷佑至若刊樂石鏤信辭亦期昭錫
類之仁傳乎不朽奉持盈之訓保乎益恭銘曰博哉厚
載至矣柔祇穹旻比大生植攸資乃育嘉穀以食蒸黎
成德必報明祠在斯瞻言睚上允居汾曲赤伏膺符黃

靈受錄咸著輝景並昭祉福肇建靈壇武陳嘉玉舊域
雖在盛禮莫陳洪維先后俾乂兆民實開丕緒以暨冲
人徽猷仰繼闕典咸伸初俾元封方增惕厲河潼之氓
縉紳之士徯望何勞奏章疊至願降巡方期觀明祀堅
辭靡獲衆望俯從乃奉寶錄言駕時龍親陟壇墀並配
祖宗式申昭薦庶達寅恭既展至誠爰頒具慶佑降兩
儀功歸二聖祇答丕休勵精庶政刻鏤貞珉發揮駿命

魏文侯墓碑

謝景初

嘉祐戊戌歲予為吏汾州既至考圖牒則曰魏文侯都之墓在孝義縣西五里東漢郭泰林宗之墓在介休縣東二里蔡邕作林宗碑在墓之側他日涉郡守園池見唐開元二十年孝義令楊仲昌所作魏文侯碑在焉其旁記墓在勝水之陽與其周旋高大甚備至大中十年刺史崔駢自孝義移於此且盡叙魏之世系始卒於下而於州城之東大中佛寺北廡得林宗碑備刻二辭其一蔡邕之文其一記林宗後裔纖息不刻立碑之年載

推本似隋唐間不知何時移置州城也予遂摹二碑畀
孝義李令復介休閭邱令訪求二墓已而得魏文侯之
藏而林宗亡之矣蓋楊氏所建文侯墓側載述之詳也
惜乎人知愛其碑恐暴露毀折而徙之不知其碑徙而
墓夷也今林宗墓既不可得幸而得文侯之墓如不表
識久之則亦削平磨滅如林宗無疑也於是使李令改
石別刻楊氏之碑與其所記墓之所在周環高大并崔
駢所列者盡鐫而立之墓側予是為記其由庶幾可考

矣

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高若訥神道碑

文彥博

昔者兩漢之盛也輔相以清淨寧民公卿以經術決事
故文景顯肅之際為賢主為治世炳焉幾於三代比隆
蓋公輔得人之效歟若夫本經術以熙治載清淨以鎮
浮翊我昌運高邁於三五澤斯生民永躋於富壽而賦
命不融齋志莫究愚於北海高公殄瘁之嘆深矣公諱

若訥字敏之其始齊之公族於春秋時甚顯逮漢而後
名德軒冕赫奕相望從仕屢遷今為太原榆次人曾祖
並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考封祁國公曾妣王夫人祖
妣馬夫人妣閭夫人封魏晉秦三大國悉用公貴而追
錫命也公早有奇節挺然不羣祁公之捐館公始十歲
奉母夫人寓汲郡在陋安貧嗜學樂道天聖初舉進士
中甲科調彰德軍節度推官秩滿改著作佐郎遷秘書
丞太常博士三治劇邑所居不尚赫赫之譽去後人皆

思之臺舉御史改監察遷主客員外郎殿中裏行未幾
除右司諫直史館起居舍人知諫院改刑部員外郎知
雜事賜三品公迭居諫垣當職論事務中時之急病若
犍為土豪緣戚里為郎得大郡公謂玷郎選輕郡寄亟
論罷之內侍長居中任事恃恩而肆公率同列極言而
斥出之復言今執政古三公之任所謂坐而論道者也
今進對立侍若移刻而罷於咨諏體貌之禮固有未盡
宜復坐論以通上下之情以究都兪之美上以為識治

體而深器之於是益有大用之意除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詔復留弗遣麟府宿兵高選外計乃遷禮部郎中河東路都轉運使上思公學術優深議論精敏亟召還兼侍讀丁秦國憂累詔奪情瀝懇哀訴祈終三年喪國朝故事官待制以上遭喪類卒多起復今許終服自公始也服除還舊職尋改龍圖閣直學士史館修撰遷吏部郎中除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理檢使上憫雨旰食因公奏事問雨暘所致乃推本洪範五事稽合時政及

救荒之術上大感悟益嘉公之博洽數日擢拜樞密副使居二歲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又二年由戶部侍郎檢校太傅為樞密使公踐歷二府始終七年循守法度奉行故事簡靜慎重不輕改作常曰蒿目而憂世者非致治之心也每被顧問必傳經以對條理明暢極盡治亂之原上未嘗不前席以欣納故愚謂本經術以熙治載清淨以鎮浮有兩漢賢公卿之風為得之矣其在政府也僥倖干澤事從中出者請格不行后妃之族當避

權保恩請不預執政悉詔為永法在樞府時屬盜發甘陵櫻城負固王師攻逾月未克時議欲開其自新之路許以容貸且使充黨離解公謂貝於河朔兵屯素盛今不窮討後啓亂階威靈不震將為夷狄輕笑當濟師易將必行天誅蠻寇邕管嶺外騷然承平歲久武備闕習荆廣之甲若驅市人故屢戰屢敗公議遣大帥總北兵及隴西之勁馬以往則計日可平或謂北兵不習南風賊必守險以老王師雖多馬恐不足施公曰賊狙數勝

理必迎戰以我訓士精兵出其不意而夾攻之蠡爾雖
衆胡能為哉二寇削平悉如公算又患兵冗而費浮議
罷召募并汰衰老要在節用彊本人給家足為太平長
久之策性冲澹不喜夸權累奏章祈解樞柄辭情切至
確不可奪上重違其志久之乃除尚書左丞觀文殿學
士同羣牧置制使不許外出且兼進讀蓋將用其所長
以須爰立乎公既釋重務遂所願自退朝即杜門燕居
觀書為樂縉紳高其進退以至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遘疾薨於宣陽里之第享年五十九上聞訃震悼趣輦臨奠既傷名臣之不慙又視其居處儉陋歎其清節者久之賻贈加等廢翌日視朝贈尚書右僕射太常諡曰文莊以是年冬十月己酉葬於開封府開封縣襄親鄉之原從祁公之兆禮也初公寓汲時秦國有疾公左右奉養藥劑必親遂精意於醫書且曰是術也前世名儒巨公能者多矣况人子奉親可不知耶因研究得妙以是秦國終享壽康及公感疾之始自診其脉曰吾殆不

起諸子欲請召國醫高手者公堅曰止雖和緩不可為
矣遂戒其子毋輒奏以貽上憂吾死殆不得有所請及
東首神爽不亂恬然以逝非達生知命安時處順之有
素其能若是乎公既葬上追思之深親灑宸翰以表其
隧曰儒賢之碑有以見君臣始終之義厚焉公以譽望
凡朝之華選劇任必與焉同知禮部貢舉再取士得人
近特為最又為京西路安撫使入契丹國信使領吏部
內銓三班院間被詔定秦尺以協樂律之正制兵紀以

嚴軍師之典裁損祠祭服器復古之法今悉用之朝議
推其精密愚與公布衣時為友居政府為僚故知公尤
深公性資方介中立無黨惟道是信不以世俗毀譽為
得失所學必窮其理適於用每談歷代治亂之迹貫穿
明白如指諸掌聽者釋然忘倦文集二十卷尤學之粹
娶王氏封壽安郡夫人夙有賢範後公一年而歿以明
年正月五日祔公之兆嗣子彥輔內殿崇班次保衡安
石吉甫光祿寺丞元規大理評事皆修謹篤學能世其

家長女適游奎次適祠部郎中秘閣校理林億次適太常博士張誼次適王宗詰

天章閣待制司馬府君碑銘

龐籍

君諱池字和中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陝州夏縣涑水鄉高堠里子孫因定居遂為里人焉曾祖林祖政當五代叔運不求仕達皆尚氣節鄉黨嚴尊之考炫舉進士仕至耀州富平令以府君登朝累贈太常少卿妣皇甫氏追封安定縣

太君少卿治行士節具於張唐卿所造墓表云府君方
嚴重默見於齟齬志度淵遠人莫窺其際讀書研求精
意不喜膚末為文根於正道不為瑣瑣而憶事度物燭
見冥玄先是運兩池鹽率由蒲坂亂竇津截太陽經底
柱之險路迂且惡至道中有建白開嶺山道自聞喜抵
垣曲比前運減費什六七陝人無賢愚皆推服其功府
君未冠獨曰鹽利通流諸夏前之議運者未知此道之
便而利人與有而不知知而不為謂前無仁智者乎殆

有巨害於其間耳衆皆少之而不然其說其夏山水潰
出運車洎人牛漂流不可勝計道遂廢衆始服焉景德
二年進士及第授河南府永寧縣主簿以清勤愛民間
縣宰陳中孚傲狠人也待府君驕慢而奉之益恭不阿
意以隨其曲不求疵以彰其過人皆重之歷睦州建德
益州郫縣二尉郫民忽有譌言云戍兵將變又云羣蠻
已叛富室爭瘞珍寶竄匿林野人心蠢騷知宰閭邱夢
陽託他事詣府避之府君攝行縣政適在正月之望乃

命開郭門燃燈恣民遊樂廷中吏叩頭爭之一不聽惑
由是人心安謐言止考滿縉紳薦能者十有三章遷鄭
州防禦判官頃之移知光州光山縣所知交薦拜秘書
省著作佐郎出監壽州安豐縣酒稅尋徙知遂州小溪
縣事就除本省丞秩滿還朝會龍圖閣劉學士某出知
河南府兼留守司辟知司錄司事俄拜太常博士留守
通判闕復以薦升數日入為羣牧判官任中除尚書屯
田員外郎出知耀州擢授利州路轉運司進曹度支洎

兵部代還固求外職知鳳翔軍府事以知諫院召懇辭
不就上固知其退讓至是益嘉之進直史館府職如故
又以戶部判官召到省改判鹽鐵勾院上滋欲進擢之
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在臺拜工部郎中賜服金紫
數上疏言得失歷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使景祐末天
章閣待制知河中府道改同州歲餘遷兵部郎中仍前
職知杭州移魏州晉州慶厯元年十一月癸未以疾終
於郡治之安靜堂享壽六十三先娶曹氏無子亡後娶

鼎氏秘閣較理震之女封錢塘縣君才淑之譽孝睦之行著於閨門而稱於鄉黨焉先府君一年而逝三子旦以蔭補將作監主簿服中改太常寺奉禮郎望早秀而天光進士高等以將作監主簿僉署平江軍節度判官公事旦光皆文雅夙成而有清直之氣是可知遺軌之不墜矣女一人適博陵崔穀孫二人良試將作監主簿富試中書省正字府君之捐背旦光泣護旅櫬歸於故鄉二年八月癸酉葬於涑水南原之晁村以從先塋二

夫人祔謹按府君之為人奉身儉潔而臨財無吝始少
卿終俸祿餘積直錢數十萬府君一毫不留盡奉諸父
而自以至貧居喪及佐永寧釐鹽不充身常乘驢人皆
信其貞素不謂矯詭安於靜退恬於榮利優游銓調十
七年他人為之憤歎而處之怡然先朝以馬政之大專
付樞弼且許自擇其僚得判官者其遷次不內佐京府
計省則出為糾刑漕運時情奔競唯恐失之樞密使曹
侍中利用與府君無素采公論而薦辟既聞召命即投

牒河南府固請不赴旨下敦遣乃行就職時曹之權燄
燠灼天下趨比之者盡脂韋嚙之能府君端慤自守
非公事未嘗私造已見其勢徧禍速然以交疏不克規
之洎曹之南貶坐朋附得罪逐者十數人衆美其先見
而免府君曰前在洛間召謂入為御史非所樂故辭苟
知曹公舉佐羣牧登即行矣自是不出一語彰曹之短
誦言嗟痛之士夫益服其行在岐下朝廷虛諫院以召
之府君謂諫諍之職不過二途或犯顏箴闕以盡臣節

或吐剛養望以取貴仕是不害身則喪名烏能兩全之
決志請讓為時所稱及在鹽鐵歲滿宰司進擬適為權
近所毀故上初無恩言俄曰是嘗辭羣牧諫院者真名
節士乃有天章閣之拜惟君知臣豈虛也哉府君生平
奉上官不回曲於朋友盡規切知人之善面則勵之背
則揚之為政大抵以正綱紀塞僥倖抑權豪恤孤弱為
心尤不好名譽在餘杭不飾廚傳不樂遊宴以靜臨下
而事益簡寡以公制物而政無私謁亦以是獲怨惡仍

罷去退居小郡未嘗芥蒂於心亦不憶曲直之理而思校焉初府君以孤介之節無左右之助自進直太史入副綱憲以至於登內閣為侍臣實由天子特知之在光山時薦者已衆一夕夢吏銓引對遙望展宇天姿尚幼時真廟撫運既驚悟心悸汗洽而不敢言因默念升改之期方遠俄而代歸釣校於天官對有日矣自以夢兆絕無遷望屬先聖違豫思簡政以便頤養今上在春宮有詔非大除拜大刑政皆皇儲決之後數日有司啓引

於資善堂仰瞻睟表一如夢中豈龍德飛見必示期於冥兆也將君臣感會皆攝契於未形耶不然何神明覺諭昭晰之如是乎籍獲接府君之遊舊矣始聯事於羣牧後籍為戶部判官府君實本部副使遂同為待制臣故知周而契篤旦光洎猶子里永惟徽懿謀列金石泣書行實見求謨次籍以制兵監邊方事之劇無復棲念於文矣然以和中之知與二三子之勤請曷敢不勉銘之銘曰禍萌惟微見之者明我智既效疇云弗矜權人

薦推常心所榮我方拒避嚴敷乃行勢盈禍速罪連比
朋先見之哲推而不膺帝求諍臣詔來自京懇章以辭
收命於成嗚呼和中懷此明識始終險夷莫匪清德衆
人皆進我獨退之衆人多曲我獨直之直豈我名退惟
我當誰其知之哲君惟皇道遐命局鬱矣其亡琢茲溫
礎永識端良

贈都官郎中司馬君墓誌銘

司馬光

君諱某其先出自晉安平獻王自周隋之前家涑水之

上至唐仕宦陵夷降在猷畝曾祖諱林祖諱政父諱炳
累世同爨食口甚衆父兄以君孝謹自幼以家事委之
君晝夜服勤不遺餘力專以稼穡畜牧致饒給不事奇
裘末業所獲悉以奉六親有餘則及鄉人身無私焉年
三十二以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於涑水南原先待
制府君常嘆曰自吾兄之亡而家始貧使天下之民皆
若吾兄之為雖古至治之世何以尚諸惜其無位而才
不大施也夫人李氏同里人年二十八而寡父母欲奪

其志夫人自誓不許惡衣蔬食躬執勤苦教畜二子詠里詠不幸早世里登進士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歷典數州贈君官至尚書都官郎中夫人封永壽縣太君夫人為人孝慈勤儉中外宗族慕仰其德一無間言子為二千石極其榮養年八十三以某年月日終京師某月日祔於君之墓光不及事君而事夫人久敢書聞見之實而繫之以銘曰士不得位善無所施勤儉於躬家道以肥宗族是賴鄉黨是師壽之少多命不可移有配有子

後無棄基叔慝之效昭然不欺

太常少卿司馬府君墓誌銘

兄諱里字昭遠曾祖考諱某妣某氏祖考諱某妣某氏
考諱沂追贈光祿卿妣李氏封永壽縣太君兄舉進士
及第初命威勝軍判官又調涇州觀察推官尋監渭州
酒稅改大理丞知猗氏縣未幾簽書保大軍節度判官
事故丞相龐公為鄜延經畧使奏兄通判鄜州徙知渝
州歷知慶成軍解房二州解房皆未到官徙知商州自

商還京師監右廂店宅務丁永壽太君憂服除知乾州
以治平三年正月辛酉終於州廨享年六十有九累官
至太常少卿兄為人孝友居喪致哀寬厚容物而內守
勁直在鄜州州長皆武人多驕恣不法兄平居與之燕
遊笑語若無不可者及臨公事則正色力爭必當理然
後已州長雖甚怒無如之何然知其無害已心亦不深
怨也在渝州其佐曰趙寅以傲狠刻暴名於世雖卑位
常行行視天意氣如公相兄始至閹獄囚釋甯所妄繫

者近百人寅爭之兄一不顧既而詞禮倨慢兄亦不與之較久之寅寢自愧悔謝服及寅官滿泣涕不忍去兄早孤年過三十乃仕以是周知民間情偽其為政務合民心有悍狡為民害者痛繩以法愚弱不識理者徐為諭解徃徃曉寤忻悅輟訟而去故所至民愛慕去之久猶思詠不已然其奉上官無過分之禮每罷官入京師多閉戶家居未嘗及權貴之門視審官關員榜於壁人久不取者輒受以去惟掌店宅時留京師凡再期自餘

率不過數月已去矣以是獨所治之民知其才業之美而朝廷終無從知之他人或仕宦絕在兄後或才能出兄下遠甚以熟於時態徃徃取顯官兄處之宴然俱若不見聞者常曰吾幸以寒士積官至二千石自足已久尚何求於人哉司馬氏同居累世宗族甚大兄為之長凡二十餘年能一施以恩無親疏賢不肖之間故人人無怨善為詩多為人傳誦夫人同郡魏氏封某縣君故處士贈著作郎野之女處士名重於真宗朝列傳在國

史夫人先兄十八年終於渝州享年若干子男二人雍太廟室長應試將作監主簿女三人長適內殿承制雷周祐次適馮翊縣尉王淳蚤卒次適郊社齋郎崔頴兄終之歲某月某甲子與夫人合葬於先塋光以葬日之迫不暇請於他人故忍泣叙而銘之光後兄二十一歲而生加之各從宦四方於兄治行不能得其詳姑錄其所知者以傳永久不敢以一言私也銘曰壽雖未高而不為天官雖未顯而不為卑德之和為衆所慕政之便

為民所知仕不苟進兮於道無虧兄今何恨兮生者同
悲嗚呼哀哉

殿中丞薛府君墓誌銘

魏晉之間薛氏始自蜀徙河東有部曲數千家永嘉之
亂保河汾以自固歷劉石符氏莫能屈姚秦元魏以來
始出仕為公侯卿相者比肩並起入唐尤盛號為甲族
然率因遊宦去鄉里惟府君之先至今留居河東唐哀
薛氏中微曾祖考諱昉不仕祖考諱允恭贈諫議大夫

考諱田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太尉其行義功烈
皆見於宋宣獻公所為太尉公之碑府君諱儀字式之
太尉公之第二子始以父蔭為太廟齋郎又除授將作
監主簿太尉公知益州奏府君監鳳翔府商稅後徙知
河東縣府君年少河東士民皆鄉里長老然素嚴憚府
君不敢干以私府君御之亦不失恩義之中以父憂去
官除服知鄆縣徙知安邑通判渭州州將武人不能謹
廉州大吏郝正者把其陰事招權受賕莫敢詰府君至

以正罪惡言於將請治之將內窘私以情告府君曰某止欲去惡吏耳必不使及君將亦知府君不欺即移疾以州事屬府君府君乃發正私出市馬收案伏法將不染於辭深德府君且內慚自是悉委事於府君後將知府君賢亦委以事如前將既而某官張君亢除知渭州或謂府君曰君自到渭名雖州佐其實將也張君有材而尚氣到必不為君下彼不可以文法拘也君宜於事一無所與庶幾自免府君喟然嘆曰吾推忠信正直之

心以事人豈好犯上而專事耶今張君來吾猶是心也使張君賢必不我怨如其不賢獲罪亦命而已矣豈可因人而變其守哉及張君至處事有失府君力爭如故必當理而後止僚吏皆為之懼張君初無言久之乃於廣座謂衆曰亢喜忠義與身俱生遇事輒發不能顧慮故數為小人所陷使為亢佐者皆如薛君亢復何患於是聞者皆服張君之賢而重府君之正是時元昊數寇邊覆軍殺將朝廷患之乃命范文正公為鄜延招討使

以張君知鄜州為范公之副張君即具奏府君在渭州所以佐已之狀乞移通判鄜州朝廷許之而府君母馮翊郡太君党氏春秋高多疾顧戀鄉里不肯隨諸子之官府君兄弟用太尉公恩得官河中者適皆罷去府君乃回辭鄜州願監河中鹽稅以便親既得請范公遽至奏曰朝廷從薛某之欲於其私固便然甚非張亢求與共事之意乞以薛某還亢仍為徙其兄若弟鄉里一官以慰其心朝廷即以府君弟侁知河東縣還府君鄜州

府君不得已之官張君患州城大而處勢卑難以待敵
欲遷就伏龜山計功數十萬時虜乘勝深入而州無役
民欲以戰士築之衆咸以為難府君獨以為可張君喜
曰薛君謂之可事無不成矣役始興而張君病失音府
君外備寇敵內董役事人不知張君之病也城成民至
今賴之歲餘徙知深州遭母憂服除知商州慶厯八年
閏月庚戌終於州廨年五十一先是屬縣宰有建言商
山產銅請置監鑄錢朝廷下其議轉運使有是之者府

君上言朝廷前置追民監於州境洪崖冶鑄鐵錢未數
年鐵已竭其監當廢况又益置銅錢監銅產尤薄恐徒
勞費無益請以所得銅於舊監鑄錢銅竭而止章交上
久不決會府君沒宰之說遂行縣官之費甚廣而銅尋
竭如府君言宰坐抵罪府君居家孝友自幼能屬文始
習律賦語意即高奇驚人然不肯從進士舉嘗著蓼蟲
賦以刺世之嗜外物而忘其苦者又以為事之當慎者
莫若言動交進名乃著五慎文以自儆觀是二文足以

知其志趣矣初娶唐氏天章閣待制肅之女生一女適
殿中丞趙士寧又娶劉氏左諫議大夫綜之孫又娶李
氏直集賢院建中之孫又娶陳氏司農卿宗元之女生
二男長曰昌朝由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坐正論不
阿黜為大理寺丞次曰昌期早卒二女長適秘書省校
書郎張煦次早卒昌將以熙寧五年正月某甲子葬府
君於本縣趙行村請直龍圖閣趙君禹狀其治行以授
光使為之誌昔者先子嘗獲知於太尉公從兄里佐府

君於鄆州幕光亦嘗拜府君於兄舍以是頗知府君之
為人府君容貌溫恭而內守堅正不可奪移語言無機
巧蔽匿而明察物情其志常在利民而深疾姦惡故所
至上官信之僚友親之下民愛之今也幸使光誌其墓
光既取趙君之狀詮次之又取私附其所知云銘曰迂
意宜疏而或以之親阿意宜合而或以之離蓋至誠可
以待無窮而辭色不過欺一時嗚呼允如薛君以忠信
正直為心夫又何施而不宜

文潞公家廟碑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於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為所祀世之數差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營構以恥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禮

顏教移廟制遂絕宋興夷亂蘇疲久而未講仁宗皇帝
憫羣臣貴窮公相而祖禰食於寢儕於庶人慶厯元年
因郊祀赦聽文武依舊式立家廟令雖下有司莫之舉
士大夫亦以耳目不際往往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皇
祐二年天子崇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有司不能推
述先典明諭上仁因循顧望遂踰十載緣偷襲弊殊可
嗟憫臣嘗因進對屢聞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
廟睿心至意形於嘆息蓋由古今異宜封爵殊制因疑

成憚遂格詔書請下禮官儒臣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三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違慢相尚迄今廟制卒不立公卿亦安故習常得諉以為辭無肯唱衆為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尚未知築構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朝之存者得杜岐公舊迹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做

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以藏家譜祔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在中門之左庖廚在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以入輔出藩未嘗踰時安處於洛元豐三年秋留守西都始釁廟而祀焉一旦授光以家譜曰予欲志族世之所從來及廟之所由立垂示後昆而為我叙其事歟於石光竊惟公追遠復古率禮興化之盛德不可以無傳雖自知不文不敢辭謹叙而銘之按譜云文氏之先出陳

公子完以諡為氏與翼祖諱同至秦有不生河東太守
教始家平陽其後有韶漢末為揚州刺史自韶以來世
乃可譜韶之六世孫頻後魏末為太守頻曾孫顯儒以
別駕從北齊高祖起晉州就霸業戰功居多終兗州刺
史頻之六世孫曰肅曰君洪肅仕隋為潁川郡丞名列
循吏以直抗宇文述老卑秩君洪從唐高祖起晉陽為
右衛將軍太子建成餘黨攻宮門君洪首奮挺出戰沒
頻之八世孫曰暉曰播暉相中宗誅張易之奪武后天

下歸之唐用讐人讒謫死嶠南播有史學官至給事中
君洪之曾孫羽為御史中丞肅之四世孫括為御史大
夫括孫晦為太子賓客晦兄昕為義成節度使皞為散
騎常侍榮冠當時自顯儒至晦皆有傳見於史其家自
平陽或遷太平或遷蒲阪或遷寶鼎晦之從父昆弟晤
為北都留守判官始居介休晤生汾州參軍樾樾生館
館生澤州錄事參軍即公之高祖考也諱治曾祖諱諱
某仕後唐歷晉城天池平城三主簿避晉高祖諱更其

氏曰文歷嶧太谷二令漢高祖即位復舊氏更名某漢失天下其支別者自歸於晉陽復事之終嵐州錄事參軍祖考諱某辟石州幕府棄官歸鄉里太宗皇帝平晉陽召之不起以廟諱故復為文氏考諱某以儒學進歷十三官所至以彊直勤敏振利攘害名聞達不可掩判三司開拆磨勘司終主客郎中河東轉運司其治行之詳見於故平章事晏公參知政事王公所撰墓誌及碑公貴朝廷褒榮三代贈官皆至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爵燕周魏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為第一室夫人某氏
配燕公為第二室燕國太夫人宋氏配周公為第三室
周國太夫人王氏越國太夫人郭氏配魏公居東室魏
國太夫人耿氏魯國太夫人申氏配公以廟制未備不
敢作主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陽議祀
以元日寒食秋分冬至夏至致齋一日又以或受詔之四
方不常其居乃酌古諸侯載遷主之義作車奉神板以
行此皆禮之從宜者也其銘曰鬱彼喬木茂於芑根浩

彼長川發於浚源矧人之先云誰敢譏天佑有宋誕生
哲臣乃幹樞軸乃秉鎔鈞克釐克講允武允文甘陵有
妖悖暴紛囂公徃逍遙不日而消仁祖遺疾羣心震慄
公入密勿四海清謐出奠方維為諸侯師以惠以綏不
廢其威至也民悅去也民思其思若何式謠且歌歌政
之和在洛為多謀居之安疇如得民公自汾渚遷於洛
許允樂茲土永燕私處伊水洋洋山木蒼蒼是掄是剏
是斷是斲達於有洛是相是虞是卜是諏是築是揀是

植是扶是茨是塗作廟渠渠新廟既成室家是營公曰
予居風雨是憮勿侈勿崇予躬是容人庫公堂公曰予
康人隘公庭公曰予寧人勿予隘維子孫是賴人勿予
庫維子孫是利克恭克儉予履予視俾躬之為美匪目
之為麗廟堂既闢四室有恤泰牲孔碩尊黍及稷豆籩
既滌掃灑既備旨酒既泝刲牲為饎乃薦乃陳苾苾芬
芬祖考欣欣百嘏來臻天錫公祉強明壽愷帝錫公祿
崇營豐泰天匪公私公德是宜帝匪公優公勲是醕公

拜稽首揚天子之休思純終始式詒孫子子子孫孫勿替勿忘時奉烝嘗保公之烈光

司馬文正公墓誌銘

范鎮

公諱光字君實自兒童凜然如成人公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皆手札當世要務翰林學士蘇軾狀公如此蓋直記其事且鎮所目擊足以示後世者鎮與公出處交遊四十餘年如一日公之所以在家如在朝也事必稽古而行之動容周旋無不在禮嘗自號為迂叟而親為

隸書以抵鎮曰迂叟之事親無以逾人能不欺而已矣
事君亦然今觀公得志澤加於民天下所以期公者豈
止不欺而已哉且約鎮生而互為之傳後死者當作銘
公則為鎮傳矣鎮未及為而公薨嗚呼鎮老矣不意為
公銘也銘曰於穆安平有魏忠臣更六百年有其元孫
元孫溫公前人是似率其誠心以佐天子天子聖明四
海一心有從有違咸卒用公公之顯用自我神考命於
西樞曰予耆老公言如經其或不然帝獨賢公欲使並

存公退如避歸居洛師帝徐思之既克知之知而不以
以遺聖子惟我聖子協德聖母人事盡矣天命順矣如
川之迴如冰之開或蹈其機豈人也哉公亦不知曰是
惟天二聖臨我如山如淵公惟相之亦何所為惟天是
因惟民是師事既粗定公亦不留龍衮蟬冠歸於其邱
公之在朝布衣脫粟惟其為善惟日不足生既不有死
亦何失四方頌之豈惟茲石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歐陽修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
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
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
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
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
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
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
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

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厯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

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

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偽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

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
其不在斯文

薛簡肅公墓誌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
其政天子曰吾不可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
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為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
年八月庚申公薨於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

奎字宿藝姓薛氏絳州正平人也公為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授秘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工多人以為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約利而收其鐵租以鑄

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召為殿中侍御史判
三司都磨勘司錫緋衣銀魚出為陝西轉運司使坐舉
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
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
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
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入為三司戶部副使與三
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為助出知延
州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

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朝議未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讒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嘗歛食公為勤儉積蓄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算之衍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番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民相戒曰是

不可犯也囹圄為之數空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偽蜀
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
者萬計皆恟恟出異語且觀公所為顧主吏藏之畧不
取視民乃止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
俸錢與之日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
女皆孤民或妾爭其產公析其貲為三為嫁其女於是
人皆以公為仁入拜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拜叅知政
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嘗使

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曰是得人矣邊吏得牒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勢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必若王服見祖廟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太后崩

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為果可用也公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次適廬陵歐陽修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為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為文章四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為人五年某月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於絳州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議曰諡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

肅今其狀應法乃諡曰簡肅

呂梁碑

羅泌

呂梁碑劉耽作字為小篆鉤畫譌泐間可認者僅六十
言耽於傳無聞矣据碑之言皇帝登封之歲則蓋秦漢
間人也碑中叙紀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
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產舜命禹行水
道呂梁特此節完備為可考實之於傳惟無句望且不
言出自黃帝諒得其正甲申中秋七月觀於內相郭知章

明叔家公異時亦嘗集錄古刻多六一先生之未見者
二百斯其一也字勢權奇蓋莫之辨嗚呼有虞氏之明
德千古被之而無斁者孰有世祀之不明者乎繇數千
歲之後予得論而次之天未喪斯文哉呂梁者龍門也
而彭城之東一亭亦有所謂呂梁蓋猶夷陵陸渾交趾
等處之龍門云

殿中丞侯先生墓誌銘

程顥

先生姓侯氏名可字無可太原府孟縣人宦學四方因

寓華陰少時倜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為學祁寒酷暑未嘗廢業博極窮書聲聞四馳就學者日衆雖邊隅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交以書幣迎致有善其禮命者亦時往應之故自陝而西多宗先生之學元昊盜邊時名卿賢儒結轍西使服先生之名莫不願見親老而家益貧思得祿養勉就科舉再試春官卒無所遇因喟然太息曰丈夫之事止於是乎會蠻酋儂智高攻陷二廣孫威敏公奉命出征習先生之賢請干其

軍事先生奮然從之振旅奏功初命武爵言事者以為
非宜遂改文資調知巴州化成縣巴俗尚鬼而廢醫惟
巫言是用雖父母之疾皆棄弗視先生誨以義理嚴其
禁戒或親至病家為視醫藥所活既衆人亦知化巴人
取婦必責財於女氏貧人至有老不得嫁者先生為立
制度稱其家之有無語之約曰踰是者有誅未越歲巴
無過時之女遂變其俗巴山土薄民貧絲帛之賦反倍
他所日益凋弊先生抗議計司爭之數十卒得均之傍

郡境多虎豹農者不敢朝暮耕商旅俟衆而後行先生
日夜置器械發徒衆親執弓矢與之從事跡而追之遠
或數百里所殺不可勝數後皆避人遠去不復為害再
調耀州華原主簿有富人不占地籍惟以利誘貧民而
質其田券多至萬畝歲責其入先生晨馳至其家發櫝
出券召其主而歸之失業者復安其生郡胥魏至誠貪
狡凶暴持郡吏短長而為姦利前後為守者莫能去一
郡患之先生暴其罪荷校置於獄自守而下畏恐生禍

交為之請先生不顧卒言於帥府而誅之聞者快服用
薦者監慶州折博務歲滿授儀州軍事判官計省第折
博之最就改大理評事部使弓留遂復簽書本官事韓
忠獻公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至則鑿小鄭泉以廣灌溉
議復鄭白舊利未幾召至闕下得對便殿始命計工興
役旋復專總其事邀功害能之人疾其不自已出渠功
有緒讒毀交至以微文細故為先生罪遂罷其役美利
不究論者惜之元豐己未季夏先生以疾終於家享年

七十有三先生純誠孝友剛正明決非其善一毫不以
屈於人視貪邪姦佞若寇賊讐怨顯攻面數必其人改
而後已雖甚貴勢視之藐然遇人之善友之助之欲其
成達不啻如在已也博物強記貫涉萬類若禮之制度
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醫
藥算數之學無不究其淵源先生發強壯勵勇於有為
而平易仁恕中懷洞然至於輕財樂義安貧守義急人
之急憂人之憂謀其道不謀其利忠於君不顧其身古

人所難能者先生安而行之蓋出於自然非勉強所及少與申顏為友易衣互出而謀食以養二家如一顏病先生徒步千里為之求醫歸而顏死矣其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未斂而先生至撫之而瞑顏謀葬其先世而未能顏死無子又不克葬先生辛勤百圖不足則賣衣以益之卒襄其事時方天寒先生與其子單服以居適有饋白金者先生顧顏之孤妹為憂未遑恤已遂以嫁之近世朋友道薄臨患難鮮不愛其力聞先生之風

可以激頽波而起廢疾先生家無甌石之儲而人有不得其所者必以先生為歸非力能也誠使然也一日自遠歸家人方以窶告友人郭行者詣門曰吾父病亟醫須百千乃為治賣吾廬而不售先生憫然計囊中裝適當其數盡以與之嘗隨計詣京師里中出金贖行比還悉散其所餘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也不可以為他利當與同舉者共之且行聞鄉人有病於逆旅者先生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瘡貧無以為車乘先

生曰子行則未能留則將因因推其馬與之躡步而歸其克已濟物若是者多矣少喜攘苴孫武之學兵家之事無所不通尤詳於西北形勢談其山川道路郡縣部旅纖細備具聽之者宛如在目前熙河未開之時韓忠獻公請先生謀渭源之地先生馳至境上召其酋豪六百人諭以朝廷恩德為明利害皆感悟喜躍異日詣軍門輸土納金願為藩籬一塵不驚而開地八千頃因城熟羊而撫之忠獻公上其功朝廷賞以減攷績之年治

平中虜嘗寇邊主將出兵禦戰轉運使以為妄舉互言
於朝時虜未去遠遣先生按視其迹受命即行人皆為
之寒心先生以數十騎馳涉虜境日暮猝與虜遇乃分
其騎為三四令之曰高爾旗幟旋山徐行虜循環間見
疑以為大兵誘已終不敢擊秦州舊苦蕃酋反覆繫其
親愛而質之多至七百人久者已數十歲公家之費不
貲雜羌離怨亦甚其後釋其縻而歸之戎人感服乃先
生發其謀也平生以勤學新民為已任主華學之教育

者幾二十年官之所至必為之治學舍興絃誦其所以
成就材德可勝道哉先生之文尤長於詩晚益玩心於
天人性命之學其自樂者深矣病革命其子曰吾死慎
勿為浮屠事焚楮貨徼福覬利非吾志也嗚呼死而不
忘於正可謂至矣大王父諱元王父諱嵩當五代之亂
皆隱德弗耀父諱道濟潤州丹徒令贈尚書比部員外
郎母刁氏追封福昌縣太君妻劉氏早卒封延長縣君
繼以其妹封永壽縣君二子曰孚曰淳三孫尚幼先生

之官自評事四遷為殿中丞階宣奉郎勳騎都尉服錫
五品既終之明年仲秋八月寄葬於華陰之保德鄉舉
前夫人祔焉顯先生女弟之子也知先生之道為詳故
得論載行治之美以詔後人銘曰南山崇崇其下也先
生之瑩惟其清風與山無窮

山西通志卷一百九十四